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澗甲乙稿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逢恩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祝堃

謄録監生臣祝然

南澗甲乙稿卷十三

宋 韓元吉 撰

書

上建康帥張尚書書

某讀詩至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未嘗不歎于古人之難遇又讀詩至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然後知老成之亦足以為古人也葢士方窮時莫不有志于天下之

事惟其求之當世而無以告語由是必思于古之人苟或當世而有以告語也則又何思于古之人哉然學者之弊常在于好古而不識其實則以為古之事不可行于今而今之人不能盡如古規規然守其說以取高于世俗是皆近于古而不切于用者也何也且上此而百世可以為古矣下此而百世豈不又以吾為古哉彼其說曰吾有取于古之人耳古之人有堯舜焉有桀紂焉不獨有孔子而有盜跖焉則又可概取乎惟其取于能

獲我心則可謂云爾矣某之始學也固亦未免斯弊也得一言而信之以謂可行也行之而窒焉則慨然以為無復古人之事矣及其既長也以為古人既不可見得見老成者斯足矣顧其飢寒憔悴猶以上世之澤齒一命于州縣然某之仕也始亦未嘗求人之知而待其自知焉然而知之者無幾也故屢厄于銓選之法每更一官則一試于吏部葢人獨試于始仕而某獨三焉世莫不笑其迂也某之意葢有所不得已也竊嘗深念閭閻

下之風而足跡不至于門墻姓名未通于典謁閤下過聽千里而召之意者將以察其貌而聞其言也夫以一命之賤而見于天子之從臣郡佐之卑而謁于連帥之大府其上下有等衰其禮貌有輕重是固未可以傾蓋而談更僕而語也閤下雖欲其言何自而聞之不然某試誦其所欲言者而閤下試聽之可乎今天下之事某不知其緩急先後也十數年來用事者所以藉口而謝天下不過息兵二字而已自息兵之外政事日以不修

風俗日以大壞譬猶人之病醉昏昏擾擾肢體與向者同而舉措與向者異固不可指言其狀天下之人益疾視而不敢言心語而不敢議也屬者主上翻然感悟黜陟善惡區別邪正將以大新庶政之原雖三尺童子益亦開口吐氣以望天下之治令既數月矣聖意焦然于上羣議紛然于下設施之事若未有統者何哉誠不知中外誰可以任此者也夫必欲以一人之言而更一事以一事而下一令此不亦失之太繁而議之太過為之

要者莫若先變天下之風俗夫天下之風俗皆起于士大夫智者陳其謀能者趨其事而人君與大臣總其成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風俗既振則天下之事皆可以敘而施行欲兵而兵欲農而農欲富而富欲强而强如人之元氣既充則外邪皆去百骸九竅怡然順適而無不可者今也賢士大夫猶復相與退避畏縮以為吾未至于其任不當以先慮其事且古君子君有問焉其應如響及其得位而行無不如志是豈不先慮而獲哉

雖孔子孟子歷聘諸侯問政焉告之政問仁焉告之仁莫不盡其宜而適其當謂其不先慮吾不信也恭惟閤下聲名著于華夷風采見于事業隱然德望向之所謂古人今之所謂老成者也宜起而任此久矣意者規模素定于胸中將亦兼收天下之人物以資異日之用而某者不自知其淺陋猥敘其平生以冒昧于萬一之遇夫持方寸之木于大匠之門雖固不少此亦不可為無用惟閤下其亮焉所謂文雖多不能盡獻往嘗著三國

論頗有意見閤下觀之以為何如不宣

上張同知書

某聞之君子出而應世用其規模取舍必有素定于胸而人君之信賢莫大于進用之始葢規模取舍不有素定則動為世之所移進用之始不竭底緼以告于上則後日不為人君之所尊信孟子之見梁王守仁義之説而不易也雖不用其道益尊商鞅之見孝公每下其説以取合焉宜其有不終之禍矣士生于世其以孟子為

法而鞅為戒哉此在賢者所以欲觀其進用之始也洪惟聖天子踐阼舉朝之臣不足以膺注想之重而必以徽閣下為先手札而召親降色詞而問閣下所言其盡之也士復何憾萬有一為思慮之所不及則天下之望何自而釋哉自權臣之死太上皇帝更嬍萬化既七八年矣主上紹隆大統憂勤匪懈又數月矣捄天下之弊孰不曰人材聞一善則舉之見一賢則招之百執事之位至無虛焉而天下之弊終以不去何哉有人材之名

無實用也孟子有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虚夫國之空虚非無仁賢也有而不能信是亦空虚爾矣今之人材有不得其言者矣有不得其職者矣有不得其地者矣徒欲人人聚之本朝以為觀美譬之作室者聞天下之有良材不惜千金而市然猶露宿于野疾病者聞四方之有良藥不憚千里而求然猶伏枕而卧曽不知所以用之也故大匠之用材不踰丈引而足以支大廈良醫之用藥不越銖兩而足以已奇疾自古人材非天降地出

特在用不用之間不可不察也夫一人之智不若衆人之智一人之力不若衆人之力也今諉事于人以一人為不足豈若合衆智以圖之合衆力以舉之哉合衆人者非一人往使一人窺之又使一人待之也合衆多之論定其當而使一人行焉則無不濟矣日者閤下勸主上以諏訪天下之事固求治之要也然天下之事有先後患在門庭則先治門庭患在腹心則先治腹心今日之患外患也外患既急要先治之于門庭而閤下特欲

付之將帥而不問此某之所未諭也葢某嘗指靖康而論矣當時更革號令無非朝廷美事惟禦敵之策未能稱是不過大臣將兵以救河東堅守京城以待四方勤王之師而已向使大臣果能用兵如周瑜陸遜四方勤王之師果可倚重如李郭葢未害也徒有其名而不知其不可用豈不上誤社稷而下誤生靈哉今固未至此然去歲敵使興慢侮之言議者皆曰可戰矣非天相我則幾至阽危而戰卒不勝金主既殞兩淮凋瘵已甚邇

來先我致好議者皆曰可和矣使者一往而被辱再行而不受而和卒不成自和戰之未遂也議者則曰可守矣若又如和戰之謬豈不大可慮耶夫戰則當有其備和則當有其謀守則當有其地非可倀然妄動以僥倖于萬一也戰既無備而和既無謀矣則所守果何地哉以驕將御惰兵而一二書生角無用之談者半歲往來而不決兩淮之間未見其有控扼者也夫敵之强弱存亡葢不必問苟有以自固吾圉要當汰擇將帥簡練兵

馬度要害之地高城深池而必守馬見利勿動見疑勿驚而彼能越吾地為盜者人不信也日夜以圖之假以數年吾之事力既振何往而不利然縣官所少又不過曰財夫財非所慮也朝廷能一戰而復中原雖仕者罷俸耕者輟食其誰敢怨惟其有無用之蠹但見其不足也令每事不欲撙節而止務財賦之增儒士齷齪任用不快必使豪健之吏馳騁四出以網羅利源就令得人如王鉷楊慎矜裴延齡數輩當時非不號能自今觀之

有益唐室哉近者已用一二小臣措置酒坊于外不識
主上何自而知其人也此弊一開異時百官有司皆可
自他塗出矣上之宰相執政次則侍從之臣臺諌一有
論列無不罷斥內侍之微武臣之賤閱月踰時章四五
上而僅免焉不識誰為主上謀之也廟堂之賢安可謙
遜退托而不任此方主上富于春秋踐阼未淹月舉措
一不得宜無正之者則習熟而行後將有難正者矣閤
下勿謂本等之位有常職而不可言也天下之士望閤

下者以彼不以此主上之待閤下亦異于他人矣閤下而不言誰當言者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正閤下之事也聞之故老建中靖國初起范忠宣公于潁忠宣已自病不能視物慨然欲行其親戚子弟固邀止之至肩輿偽遊于園以為在道路忠宣悟而歎曰宰相吾為之矣夫復何求爾輩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上新即位欲訪治道以吾老臣言可信也使吾得見主上而一言勝于他人之百言矣忠宣之論正閤下今日比也詩不云乎德輶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蓋山甫之補袞在于能舉其德而人之愛山甫在于圖德而莫助閣下今山甫也凡某之言閣下或以為然則固某之幸以為不然其委而置之無俾某有好名之譏不宣

上賀叅政書

某愚不佞荷知遇為甚異屬者弟凡皆辱論薦內顧何人可當厚意竊聞使事之還既已累月不敢以寒暄無

益之問上勤省覽誠不知閤下所使何事然自故歲天下藉口頗以敵人為慮朝廷施設較之往日亦似稍為之備者踈遬小官不當預聞廟堂之論獨念既齒一命以從官于州縣且又世受國恩宜與社稷共休戚方時安平固未享富貴之利而患難或生則亦均受其害者私憂過計懷不自已輒極愚意以陳于左右或者所以報盛德也葢國家越在東南垂四十年矣自講和之議興敵之結好又二十年矣其果以和好為萬世策耶抑

亦計不獲已姑欲自治而款之也以為萬世策則自古無倚外敵而可以立國者如欲自治而款之則二十年之間不為不久何尚未有發也昔越嘗屈己而事吳矣故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已而勾踐之報吳果不出二十年之外越小國也其壤地直今會稽數郡故生聚教訓必待于二十年而後可以我之大二十年之久曾不知所以報敵者得不愧于越歟議者徒知歸咎秦檜今檜死遂五年矣國勢之强弱

視前日為幾何夫講和之議未大失也敵雖吾讎然一旦許我以還母后復梓宮休甲兵而謂之和亦何說以拒之其所失者歲入之幣始不當甚厚以坐困吾民爾何也祖宗以全盛之時愊愊之大其餽敵者未如今日之數且前不與我和而後與我和者是亦畏我之盛將以圖已也彼既有畏我之心矣盍亦少忍以持其事雖薄其幣和議安有不成哉然事已往矣天下之事有未往者不識朝廷何以待之也如聞敵人遇吾使命之至

必耀其兵甲陳其車騎以自示其强盛且大治東都宫室浚汴渠力役並興未知信否夫冒頓之遇漢惟匿其精兵見其羸弱使中國無所畏忌故高帝有白登之敗今敵乃自示其强盛蓋亦無能為者矣阿房之工未休閭左之戍繼起足以致勝廣之盜而秦遂以亡敵之大治宫室力役並興蓋已不勝其擾天意人事于此極矣得無乘隙而奮者是特遲速之間爾雖可為朝廷賀亦可以為憂也可為賀者敵于此有敗亡之漸可為憂者

大盜崛起于中原則有倍費驅除者聞諸道路去歲使人之來其禮稍有不至夫亦何恃而敢然其所需乞又非外廷所可知者使其果遂都汴自汴而下順流鼓楫不數日可抵四口則淮南其可不慮耶又汴京四通五達本非定都之地祖宗時徒以東南之粟便于轉漕歲運八百萬斛然後汴京可得而都今其來也勢亦無所得食萬一欲以歲幣少易東南之粟不識朝廷又何以待之也夫天下有大勢有定理所謂定理者曲直順逆

是也所謂大勢者當自其時而論之也今天下之定理我為甚直亦為甚順固不必深議至于大勢竊嘗借三國為喻也三國之時吳蜀皆欲取魏然魏卒不可取者以蜀不能有吳吳不能有蜀爾後吳蜀交通而魏以為病今敵據有中原勢猶魏也壯盡江淮南盡嶺海西控三巴而接漢沔則吳蜀之勢吾既兼之矣反不能以取魏何也關羽下襄陽魏人幾欲移都今襄陽葢吾有也劉備得漢中曹操始不能與之抗其後由之出師而關

輔至于響震今漢中益吾有也荊州之地魏得之足以制吳蜀吳蜀得之足以抗魏今荊州益吾有也夫理與勢吾皆有之則亦何懼于彼而甘為之下所未可為者當謹俟其機爾曩者敵與我三京陝右而遽以敗盟此一機也順昌之捷合諸將之力可以取汴遽復退師闕中之大隨得而隨失不能據有一縣猶之可也厥後敵復弑立其一二官長狼顧麕駭未有歸附中原之民引領南望此又一機也是時與十萬師下一紙詔勢必瓦

解風靡雖未能長驅幽薊近可以得京洛下不失削其歳幣侯其請命而與之正君臣之分然大臣方以養痾而罷謀宿將方以怙貴而苟安返以遺敵人之資得不為之附膺頓足流涕而太息哉故願朝廷亟為自治以俟其機非欲無機而妄動也自治不過三策一曰人二曰兵三曰財某請先論人之説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古今不易之論也在上則得其財而用之在下則得其心而用之皆人也數年以來招置人材不為不廣布之

中外不為不多矣而庶事未至振舉風俗未以大變士風猶為闒然者此豈無説然也昔姚崇叙次郎吏而明皇不答德宗親擇畿令而栁渾不賀葢人君所擇者輔相輔相所擇者百執事之人此各有其職令也人人而薦之主上使必親見而後用此殆諸公懲前日權臣專恣之過遠嫌疑之為也欲以盡人材而懼其未也人君之必自用者惟將與相耳否則有將相之才而未試者爾當親見而識之至于一介之士寘之列位豈必人君

之晝識歟且文臣以是可矣近者所任武臣有遂轉一官遷一職者俟其終更而審察者此復何耶茍以為軍帥多非其人是不待一日而易之也如皆其人矣姑欲收遺材以備緩急則籍于密院以次任之足矣安有未見其功而予之官職乎予之官職而置于閒地乎徒為是虛名美觀也至于人心則尤不可不收者急于財則民怨吝于財則軍怨軍怨者禍速而易見民怨者禍遠而難知事雖不可概舉然人心之所悅者公所服者平

所慕者信推是三者而行之則人心得矣其次請論兵之利害夫師克在和不在衆用兵鬬智不鬬力非必援引古今而後見也國家䄇于漢唐實以養兵為大蠹自渡江以來西北之兵萃于東南則其蠹尤甚今西北之兵既已老矣近所召募無非東南之人與西北士卒之子弟而猶用西北軍額以填之是務多不務精也昔者嘗怪謝幼度之破苻堅是時江左為晉已五十餘年實用東南之兵以卻大敵陳慶之送元顥是時下晉又已

百有餘歳以兵七千轉戰魏地破其四十萬衆無與抗者豈東南之兵果不可用耶顧將之何如耳且又有甚弊焉西北軍額皆繫于殿前衣糧之外日有食錢諸路將兵則衣糧而已以諸路言之江西非無禁兵也而駐殿前一軍于章貢福建非無禁兵也而駐一軍于漳泉二廣非無禁兵也而駐一軍于潮海皆以彈壓盜賊為名是逐路禁兵為不足用矣則逐路禁兵雖闕之可也猶復促募不已而外復有彈壓之軍向者禁兵與廂軍

為二令又為三馬縣官安得不匱哉殿前之軍給以經總制上供等錢逐路禁兵給以州縣之常賦然殿前軍所募人與逐路禁兵何異而所給過倍為之計者莫若遇殿前軍有闕選于諸州禁兵而用之循祖宗出軍舊制更番迭戍于彈壓之所加其糧給用以激勸而以逐路彈壓之軍理為逐路禁兵所缺之額取其費以充則經制上供之財亦可省矣此養兵之利也西北之士雖老近稍汰而出之方州小者百許人大者幾二百人彼

雖稍釋軍伍之勞而反有道路流離之苦州郡騷添使臣數十百人夫亦何用且俸給有不可以時辦者此輩誠筋力不逮然亦習熟戎事經歷艱險豈無可用之才今近自江東淮甸遠自荆湖襄漢皆有曠土與其募民力田曷若用所汰之士給其糧具牛種而耕之一歲之外使得食其所入積聚其衆略倣陜西城寨之法閲習控禦以為屯田因擇其强幹有勞者用為廵檢而命帥司州將督之不猶愈於不釐務指使之科而坐食哉此

汰兵之利也朝廷往歲嘗以兵權付於一二大將收之御前號為都統制固遠慮也然御前都統制者其名也其自為一軍猶自若也嘗觀祖宗所任邊帥之效矣河朔關陝十數大鎮無非宿兵之地帥則皆用大臣下亦兩制其將兵之官不過於副總管與鈐轄都監正副將而已其後慶歷熙寧用兵亦命文臣為宣撫故二百年間將帥無握兵之患令諸路帥司所將者州兵而大兵所駐則惟都統制馭之陪都之重莫如建康留守之臣

而都統制蓋與之分庭抗禮他州在所不論也近日沿淮上下間用武臣得為安撫雖欲潛師為備廟堂得不深思耶至於蜀道之遠與夫輦轂之近又有久任而不易者則非某所敢議也下此有財之說天下莫不以財為急而某獨以為後者夫財之在民與在國實無以異後世掊尅之論興始以歸之公上為富國之術今朝廷用度亦窘矣誠使百姓充實一旦有大費雖細民鉼甖囊褚之物斂而用之其誰敢不從然不知大費之後足

以奠枕耶民亦願輸而不憚如其未也安可窮民而自利哉且財貨之目異于承平時固已不可勝數常賦之外有總制總制之外有經制經制之外有和糴有折帛有月樁算丁于僧道鬻爵于富民貿田于州縣所未責者度牒未收者職租而已觔草羽毛銀銅鹽鐵名為不得科歛而使州縣自任其謗以應上之須者事亦不一雖欲復取其又何加朝廷既知以節財為務矣乘輿之服御宰執之賜予官吏之廩稍朘損蓋未已也然不知

諸軍之偽券其果皆去耶置官總領實未能覈其數役使于道路假借于親舊者日紛如也三衙之軍當有定額天子之都白晝掠人于市剌以為軍特欲充其數耳緩急何所用之此宜密院自招剌于承旨廳以消其弊且諸軍之糧給皆係于總領而所謂回易者獨不隸之何哉前日葢嘗罷之矣未幾而又復之令其言曰吾軍衣糧之外裝飾泛用皆資于回易故人人以為不可罷然主將假之以為妄費者戶知之也罷之誠未盡善葢

亦隷于總領官而權其出納殿司則專命版曹一官掌之其弊將不勞而自去矣僧道日益就少則寺觀為可併勝于取其寛剩也官吏日益就少則祠禄為可減勝于斷其權攝也餘則儀衛禮文百司技藝伶官走馬之費又有宜省而不必盡備者昔周宣王不藉千畆漢光武未嘗具大駕皆不失為中興之盛此蓋因時損益享實利而不為虛文者朝廷今日患在好為虛文而不求實利謂宜置官講議而以次更革不待一人之言然後

改一事罷一條也竊嘗深歎朝廷政令或出不為四方之所尊信未幾果亦變易正坐輕用人言未嘗深加講議故也試以一二明之遞鋪既已統于州縣提舉于監司廵轄于使臣矣而逐州復以指使輪月掌之弓手既已職于縣尉矣又以州兵官兼其將領不知皆有益耶如以尉為文臣不可倚仗參用武臣可也廵鋪使臣為不足用擇道里遠處增置其員可也何在一官之外又使一官也閩中近籍海船且立賞格俾土豪募及水手

千人則以承信郎命之是糧食當自備也私家雖富無能日贍千人之理不知朝廷將以此警海道耶抑以禦大敵也傳聞敵亦漸治舟船于山東其意叵測沿海之備信不可緩然海路從横惟藉風勢一夕千里若以兵鬬于舟楫之上萬無决勝之道或值風濤安可㑹合惟當聚兵要害控扼其港口輕舟往來以為廵邏嚴其斥堠堅其城壁使敵至不敢越既越不可歸乃謀之善者某以為此非土豪所募水手能辦也所募之人以禦小

寇或可禦大敵誠非計也且敵萬一用師海道蓋亦掩我不備直擣州縣以張聲勢必不爭利于舟楫也水手但知爭利于舟楫遇其衝突州縣安能捨舟楫而與之戰徒有駕舟而適爾不知州縣孰為守哉凡此之類皆望朝廷更議之也雖然閣下令者位實參預必以為上有二輔次有右府任不我專故有不可盡言與不可盡為者然前輩如寇萊公范文正公皆以參預而行大政當是之時人主不疑同列不忌終于共濟國事其後王

安石呂惠卿之為參預始以制置三司而侵宰相之權惠卿復欲攘安石之位故近者多以是為嫌夫如安石惠卿之為參預則不可如萊公文正之為參預則亦何所不可哉側聞聖上恭己委任大臣實無有間而諸公同寅協恭之效道侔志合非有前日專制忌克之風閣下于此而云不可為與不可言非某所喻也今日之事如救焚拯溺然一日不圖則貽患日深閤下幸而言之與幸而為之而果不可也則當引去山林以全往年掛

冠之美無為父孤賢士大夫之望而不決也昔魯使樂正克為政而孟子以為好善優于天下衛之諸臣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某之庸陋不敢自附于賢者而明公之好善實過于樂正是以仰恃深眷喋喋于茲恭惟恕其狂妄少加聽察如有可取一二冀施行之非某之幸也不宣

與蔣丞相論淮甸築城別紙

某輒有愚見恃相公方開公正之門用敢贄諸左右江

東之于淮甸蓋脣齒也某之效官既踰年矣江淮利害亦頗講之士大夫孰不欲朝廷增修邊備日者諸郡往往自請城築諸將且為關隘之設其說甚美其費亦甚大使費而有益不問可也然採之輿議謂諸郡之所少者兵爾非城也今兵數未之益焉地將誰守之建康都統司不過五萬人所守關隘將十有餘處每戍以三千則僅足以分三千果足以抗敵乎敵衆而不分常以大勢壓我而我兵不如敵衆復自分以弱其勢利害蓋較

然欲緩急資于民兵者恐尤不足以敵也為今之計莫若益募州兵以壯淮甸俾足舊額而移城築之費以養之兩淮得十萬人則亦甚矣至于關隘非至要之地姑俟他日可也夫千金之家其治生財利亦有先後苟力之未給而每事欲舉焉其自困必矣不審鈞慮以為如何伏以相公經理萬務諒無遺策而某懷仰知遇不能自已敢因修慶布露其大略干冒威嚴愧恐無地

與任信孺書

比竊報命伏承執法殿中不任忻快久欲具一書為賀效世俗作牋牘則懼涉不情輒以幅紙又似太簡遲回至今已而思之不若以意之所欲言者薦區區于左右或遂少助則其勝于尋常之禮萬萬也葢臺諫之風不振久矣至謂中書奉行臺諫風旨十數年來遂為宰相私人朋姧報怨固無足論自主上赫然更化士皆親擢其間姓名著于中外者亦不為鮮而某獨以為不振者誠見祖宗之時臺諫論事者為多而彈擊者為少近世

臺諫彈擊者為多而論事者不特為少乃近于絶無也夫論事者將以裨時政之闕失也彈擊者將以去朝廷之姦邪也今于時政之闕漫不之省而于姦邪亦不能大有所去姑取其失勢易逐者虚張痛詆以買直欺世未見其為能振也葢時政之闕皆君相已行之事言之常有拂意忤旨之患不若彈擊臣下可以掎摭細故下及小吏藉口而塞責然使人君以為時政真無闕而朝廷真無大姦大佞故臺諫之論止于如此則其為患可

勝言哉且人臣論諫而惟患拂意忤旨云者此吾之志不堅理之不勝爾非必激訐關怒然也唐之善論諫無如魏鄭公次則陸宣公以鄭公之遇太宗宜其諫行言聽而德宗之猜忌猶于宣公無不從者葢二公之論皆委曲至當合于人情而切于義理人君雖欲拒之無得而拒之也以是觀之人臣不知論諫之道而特以畏避為事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包孝肅公在仁祖朝最為勁正敢言嘗取其奏議讀之明白簡易一無虛詞其

論事則曰伏見某日指揮某事有不可行而已其彈奏則曰伏見某人授某官不堪此職而已如人家立語于父凡之前雍容閒暇不為緣飾真可為後世臺諫之法也下此又有一弊以為論事失之苛細欲俟其大者而後發如陽道州之為者是殆不然前輩譏道州任諫官七年都無所論幸而及裴延齡之事而去向使止五六年而遂遷則是終無一言此猶責道州之淺也夫臺諫之為職要當朝夕納誨以格君心之非俾德宗預知延

齡為不可相不待于既相而欲毀其麻也既相而欲毀其麻則是言無所益故決去就以為身名不知七年之間所陳于人君之前者何事所以開道啟迪者何説説之不合則宜去久矣豈必在于相延齡一事哉凡此者某之所欲言也至于條具縷析又非某所可言矣不識執事以為然乎竊聞主上之擢執事得于向時登對之初而執事近為裏行復首論水災以廣上德自覩除目輿望實為愜然恭以素學深厚必有所處敢幸志其遠

者大者而勿蹈近世之規使如僕輩不復能有所言則臺諫之風指其自執事振矣

答朱元晦書

某叩首再拜啟去冬既遣人修慰即過宣城春盡還舍始覩所報教甚以涚釋欲再奉一記乃久無佳便愧向實不可言旬日前方領詹機宜所附四月手墨蓋濡滯如許也且聞尊夫人巳畢大事以我之艱知元晦辦集尤不易矣仍審少留塋次動止之詳豈勝慨歎比日秋

冷孝履何如其憂悲寓居號慕益遠僅未死滅無足念者江左苦旱早晚稻皆損歳事殊可慮也哀苦亡聊杜門郤得理舊業但殊無暗語之益耳見教不必觀佛書固然正以鄙性魯鈍少年多寓僧寺中歳復耽文詞嘗出入其説及粗窺聖學之門若禪宗則久見其病特欲窮佛之説所自不敢便以他人之言為據也两歳居喪乃得取其經帙大者觀之料元晦渴明洗指絶塵不必如是之迂也今亦盡止矣其詳未易遽陳要之吾聖人

妙處在合故一以貫之釋氏之弊在分爾餘不足論也
如何承諭亦悟口耳之習至幸惜相距數舍末由面請
爾嘗謂學者要須有得始能自信故易與中庸大學中
皆語其得孟子又發明自得之說此猶默識非口耳之
所及矣至于自信則所謂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
神百世俟聖無所疑惑然後可也向示胡子知言有意
乎窮理者惜其著書之早爾程氏遺書則極詳備所謂
不敢去取者非所望于元晦也愚意則以為須去取爾

和靖先生甚不欲人觀止令讀易傳故其所編極簡且云觀此足矣近見王德脩秀才從和靖于晚年者則聞其說尤詳蓋云所以令諸君只讀易傳者易傳所自作也語録他人作也豈能盡記其意有贈夏翇數語因以録呈試熟復之貸金荷不外某窮悴止江東有少俸連遣二女子且置得數畝飯米去歲了兩處葬事今年又從人假借矣他時稍有餘尚當相助亦已轉語趙德莊矣渠為地主必能周旋也因其行得以布問不覺縷縷

向寒更冀節哀為遺體愛重不次某叩首再拜

又

便人奉此月三日手教至慰馳向之情秋氣日清伏想尊候燕居萬福某竊食亡補不足貽記蒙諭出處苟不外前日因書偶及之恃从照也此自不當與吾兄商最爾凡既从不出則一出固宜自審非若僕輩平日汨汨仕塗以為貧者也嶽祠則須自請（案朱子答韓尚書書力辭薦召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末云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故元吉云然）朝廷意

雖未可知亦不應便以嶽祠除下爾至謂無用于世非復士大夫流不知元晦平日所學何事願深攷聖賢用心處不應如此忿激忍取怨于人也與世推移蓋自有道要不失己但人于道不熟便覺處之費力耳如何如何偶來介不俟即歸因趙仲縝行得以附此自餘仲縝當能言之所冀若時為器業倍萬珍厚匆匆不宣

答李塾書

七月日某頓首復書賢良李君足下某昨與令外舅遊

聞足下儁才甚著日者復幸尊公同制而升得奉周旋每以未見足下為恨也中都窔穴日力不暇給雖欲從多聞之士以講明道藝之蘊如無繩而縶馬敢意高誼不遺跫然足音乃臨于蔀室寵以書教述古今言行之要取士之略知唐制不逮于漢而本朝獨近于古者槩然其文之華也鏗然其韻之美也淵然其中之宏而渥然其外之澤也夫制舉之缺自元祐以迄今聖天子蒐羅于四方而足下昆弟褎然為首以振眉山之舊禮樂

法度之源兵農刑政之本足下講之熟矣六經之說無不習百家之言無不通此猶未足道竊嘗念之中原困于兵革者逾五十年衣冠淪于塗炭天子蓋不忍為之屈思得非常之材以攄天下之憤而復致周道之興故鄉舉里選為未足而前史以為制舉者所以待非常之材也上心慕焉足下宜有以副此也某之老懦徒將拭目于斯雖然不敢忘也既勤厚意之辱故輙上以為謝異時功名之來足下徐舉武而收之始可以為今日賀

也不宣某再拜

答陳亮書

頓首復書同甫上舍足下比承過臨遽甚未及款然一奉餘論亦足慰平昔願見之心伏辱示教審聞舍安穩且蒙惠貺文卷連日偶暇方得盡讀不啻如釋調飢也足下學力既博筆力健甚且于歐陽公文獵其精華而咀之宜其不蹈近世畦畛矣至于孜究文中子之藴詆訶陳壽之未善皆合至當之論鄉閭銘誌序記意皆不

苟然持此方篤于古信無難也況足下讜言宏議又有蘊于胸中而未究者某衰懦不進何足以祇大惠徒知感愧藏弆而已夫君子之待時亦猶智者之用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苟有以待之矣其于世之用何必焉惟不至于用而卒無有也則善矣誠願足下益厚其有以俟之也然偶有一事欲資于左右未知然否比見宗忠簡公遺烈甚壯而無狀之與傳之者足下與其家子弟既善又為之銘墓若

其乃祖在仁里名德不可一二數自靖康以來名臣巨公中亦不可一二數也足下一為紀述何如承許稍涼至郡城甚幸今歲一雨應期遂當有秋顧踈謬于此時無一二可以警教者亦願足下之不鄙我也匆匆布謝不能盡所欲言尚幸恕照不宣

答汪尹書

某頓首復書作霖教授學士足下道之不傳久矣天下之士其號稱學者孰不曰吾欲學夫道然而世卒莫之

許焉豈道為終不可傳哉幸有許焉者其不詭于聖人幾希其言合而近者復幾何哉昔夫子之言曰志於道據於徳依於仁游於藝此蓋以教于門弟子之本旨也所謂志者勿忘之謂游者則或出入焉據不可失依則不可離乎自後世以文取士雖日誦詩書之言習禮樂之説漫然不知以道為何物逮其無所得則又反取佛老之書與吾儒之相似者緣飾求合以為必如是然後可也嗚呼其果可乎哉今者足下貽書首以志於道為

言足下其知所本矣抑好之而遂欲求之乎顧僕何足以預此雖然自寓于仁者之里聞足下力學該博以取上第意者亦厭于文詞之末欲究夫道則猶有可言者爾足下所稱唐之韓公本朝之歐陽公二者固自以為紹聖人之傳足以詆訶近世者也及韓公作原道其欲推明聖人之心亦力矣至于以博愛為仁則亦淺于聖人之道也夫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謂其端緒之始見者也非仁止于此爾不知顏子之克已者果何事

哉歐陽公論性則以為性非學者所急而六經不言性不知窮理盡性者果何事哉二公者是猶溺于文詞而未究況他人乎足下或以為然試推而觀之則亦見夫大原者矣僕雖老鈍猶將鞭策其後繼此有進于左右不識以為然否伏幸照察不宣

答史千書

某頓首復書伯强隱君賢弟足下曩聞從者嘗經上饒不獲一見之幸每以悵悵小兒來自秋浦竊知從長者

遊乃辱書縢之貺辭義粲然三復不能去手既已至慰蒼莨小亭又蒙惠然題詠增光林壑以重老朽之幸且拜近詩一軸因歎足下才氣議論卓偉如此湯諫序文盡之矣猶踸踔塵埃間理有未喻造物者抑將大其藴而後發耶來書所謂人才不可偏廢者確乎至當安得用材者人人言此言哉則天下事信無不舉矣何由面布憑紙耿耿蜀道遼邈西歸豈易所寓尚可留否更希與時消息以樹遠業區區不宣

答林黄中别紙書

寵示春秋新解序文得觀妙製有以見考證之詳恨未盡窺全編以發蒙陋也然左氏丘明之辨近年惟葉石林之說最備葢以其下及三晉之時推之爾愚意猶謂吾凡今既窮經旨之奥若丘明是非似不必深究不然則是杜元凱蘇子由之襲也頃嘗語學者古人廉于取名如左氏文學如此竟不知其名字近世士夫一詩一曲纔佳句便欲揭榜四門惟恐為人所攘耳

答祝允之書

某頓首復書貴誠學正先輩足下比辱過顧承惠脩書指言道學之傳欲趨于正辭采爛然已深慰幸且示中庸發原一編連日熟復有以見用意之深學問之力猶不鄙于老儒而咨焉感歎何已上饒禮義之鄉也能文之士接武某今者寓居遂為里閭每恨于斯道若未見切切者敢謂得此于足下不翅逃虛谷而聞跫然之音也幸甚為大夫中庸之書子思受于曾子而以孟子所

傳于子思者合之可信不誣足下指其首篇百有九字
以為要旨實先儒之未及也甚善其善學者能盡心于
此不患乎無得矣然中庸之為義則猶體用云也不曰
中和而曰中庸以和者在人之喜怒哀樂則發而中節
在天地萬物則成位而生育不若庸之盡爾與易相表
裏易則始于天地貫以人事中庸則首以性命終以天
道皆一揆也前輩謂乾之九二龍徳而正中者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徳博而化即中

庸之義但後世末之識耳足下發其首篇之要是也至其餘二十九章自性命之原以及於君臣父子之際天下國家之經與夫知仁勇之德禮樂之作而復歸于上天之載蓋有奥妙而本末次序亦未可略焉要當成己成物則率性脩道施之于天下皆吾之中庸也仲尼之學所以不同于異端者正在合而不分爾惟合而不分此中庸之不可能也若遂分焉則猶異端矣足下倘以為然顧盍廣其說而大之知粹然皆出于篇首之旨而

不離于道此正子思子所望于後世也

答子雲示吳生三物銘別紙

養生固是一事既有此身何可不養以受其正若只要不死便一邊去不知或遇橫逆而至于死則何以處之莊子所謂虎食其外仲尼所謂夕死可矣須理會過也釋氏詆仙以為守尸鬼蓋謂待千萬歲而後死校之凡人則久長責以聞道猶隔一塵也

釋氏只是説一悟門故以山河大地六根四大皆為前

塵妄想要人悟見本來面目爾若便悟得固善未至于
悟則執持此說所失反多所謂癡人前說夢也果用此
說佛從何來然佛之說卻自有救此處故曰一切權道
攝人為善華嚴經許多境界臨了方咄善財法性如是
摩詰經諸大弟子自言不堪往彼問疾足以知其權道
令人以其權者為正以其反說為常豈不哀哉雖其徒
號尊宿明了者錯亦多也伊川以為無一人卻太過
吾儒至孔子而後集大成上古聖人因時成務猶各用

一說也以三易所起三正所建可見孔子直是不肯分開故最為難曉以此養生以此坐禪以此治天下要之是分不開可離非道也莊子所謂盜亦有道雖未知所擇不可謂非道也今于周易觀之看自己合做甚事即為隨時之義也

子思孟子說誠孔子猶不說只說無妄釋氏先說妄故好聽也蓋无妄即誠也則其妄者皆不必說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人與天一也特位不同而事有異

易地則皆然也

吾儒所謂天者理之自然而無二者也欲人易曉非穹然在上之物也故曰天理盡性知天釋氏則以神明之尊者為天故于外别説曰佛士大夫不能不惑然其説有如來圓覺及無佛無我則是也三界外塊然在上果何謂耶

道非只在氣精神也氣與精神為吾之内爾天地萬物日用者皆是也孟子有所謂浩然子夏有所謂未始有

氣者則深矣張祿光論易乃以神道易三者言之便自有差今止以氣精神為道若此三物從何而生守而養之便以為道則膠柱矣老子所謂恍惚者謂其中有物有象而不可名狀也若著在恍惚則釋氏所謂弄精魂矣然孔子亦不肯說恍惚中有物有象只說太極而曰見乃謂之象此更不疑誤後學也

老氏雖說無亦不拘于無釋氏雖說空亦不拘于空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則有無一也色

不異空空不異色則色空一也猶一陰一陽道矣孔子更不肯說無與空者恐人之習其說入于淋沅無實而遺治道也後世之有玄虛寂滅之說而不能治天下者由二家之學有以啓之也

人要用功且以存心養性為先真積力久則自見觸而長之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日用之間縱橫自在益有可樂若調氣以養生收心以坐禪亦不妨事然既是士人是須做士人事便要絶粒飛昇累劫入定則是有貪求

之心也須要素富貴素貧賤素夷狄素患難皆無入而不自得即仙即佛矣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生死一理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若只要生不要死是未知其說爾知其說則死生俱不礙道故釋氏以元無生滅動人要須識其實若但以生為幻妄死為真實又卻病也

南澗甲乙稿卷十三

南澗甲乙稿卷十四

宋 韓元吉 撰

序

繫辭觧序 案元吉繫辭解朱彝尊經義考云已佚

易之作何也聖人將以傳天下之道也或曰道其可以言傳乎曰言不可傳則焉用聖人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

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之謂矣夫傳聖人之意者言也因聖人之言以求者道也故辭既言爾凡陳于卦而附于爻皆辭也而後世又以不陳于卦不附于爻泛然論易之指歸者别謂爲繫辭或曰大傳也有議其非孔子之作吾意其爲贊易道以黜八索者非孔子莫能也不然其必有自而傳歟古人傳易者多矣或指其象或定其數或究其理而于繫辭獨取其大意而略焉間又講之而不

備泥之而不通則所謂象之與數數之與理固無自而合也三者無自而合其於聖人之道能盡而知者鮮矣學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於是而得焉知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施之天下何務之不成何功業之不見哉況夫異端之說皆不攻而自破矣予生嘗有誓年至六十乃敢著書淳熙戊戌歲既六十有一始志其自得者作繫辭解閱再歲而僅成因序而藏於家嗚呼後之君子有所自得然

後於吾言為可信千載而下使聖人之道復傳是則聖人之意也淳熙十年正月潁川韓某序

焦尾集序

宋通考韓元吉焦尾集詞一卷

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古之為琴瑟也將以和其心也樂之不以為教也士之習於琴者既罕而瑟且不復識矣其所恃以為聲而心賴以和者不在歌詞乎然漢魏以來樂府之變玉臺諸詩已極纖豔近代歌詞雜以鄙俚間出於市廛俗子而士大夫有不可道者惟國朝名

輩數公所作類出雅正殆可以和心而近古是猶古之琴瑟乎或曰歌詞之作多本於情其不及於男女之怨者少矣以為近古何哉夫詩之作蓋發乎情者聖人取之以其止於禮義也碩人之詩其言婦人形體態度摹寫略盡使無孔子而經後世諸儒之手則去之必矣是未可與不達者議也予時所作歌詞間亦為人傳道有未免於俗者取而焚之然猶不能盡棄焉目為焦尾集以其焚之餘也淳熙壬寅歲居於南澗因為之序

高祖宫師文編序

高祖宫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為詩然見子弟傳録輒毁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為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既興公謫均州歸耒終歲而甍其治命則曰吾平生所行事自知之他日無請謚毋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追復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謚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為行狀猶在

用列於篇首某逮事曾叔祖留司御史韓宗質時王蔡方
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鐫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
法觸時禁之言皆不傳於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
南渡流離集槀遂逸訪于四方莫克盡獲惟詩尚多而
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
夫雖知有之無復見也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
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為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為南豐
兄弟所推曾舍人既葬必得公之文碑於道而豫章黃

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藴於内者深其發於文詞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笈而藏欲俟備而傳焉懼有河清之嘆因裒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涯而觀於瀾歷階而望於奥亦足以知其大略矣異日求於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尚將附益云淳熙元年十月玄孫具位某謹書

極目亭詩集序

婺之牙城東南隅有亭纔數椽郡守周彥廣嘗取米元

章所書極目亭三大字榜之然元章舊題乃上蔡也既陷沒不可見猶得見于吾州豈特其名之適實而字畫之妙亦因是顯矣然棟宇狹甚不足以陳觴豆列絲竹客至徙倚而愛之主人僅為茗飲或奉一杯相壽而已也予再為婺之明年值歲豐少事乃闢而新焉其規制不能侈大頗與其地為稱於是來登者酒酣歡甚往往賦詩或歌詞自見一時巨公長者及鄉評之彥與經從賢士大夫也葢婺城臨觀之所凡三中為雙溪樓西為

八詠樓東則此亭皆盡見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廣野景物萬態而雙溪直譙門涉通衢百舉武八詠在郡庠之偏距州治尤遠且須女之祠寓焉二樓不可頻至惟極目亭在後圃之隙不必命駕煩民得與賓客共之予以山林麋鹿之姿遇退食之餘好風佳月必攜幼稚支笻躡履徜徉於兹蓋溪光山色竒花美卉無日而非我有也吾恐異時太守之賢不得而廢則嘯歌觴詠有以慰吾之暇者可不傳乎雖蘭亭逸少之風莫及而峴

山叔子之嘆未忘因類而錄諸木俾好事者其有攷云

淳熙六年十二月潁川韓某序

九奏序

九奏者繼九歌而作也昔楚大夫屈原既放沅湘之間作九歌以文其祀神之曲而寓其寃結以風諫其君有變風小雅之遺意漢人王褒劉向之徒爭效之然而詞意褊迫弗逮遠甚宋興鮮于諫大夫始作九誦靖康之難二宮在郊九品官胡珵亦作九章以述都人怨憤之

音由是國朝騷詞遂與古相上下而九奏者吾友龐謙孺祐父之文也祐父家單父其先正潁公有勲在廟社年方壯仕方為海陵尉非有放逐之悲抑寃之情欲訴而不得也嘗游江湘覩舟人祠事有感於衷一奮筆而為之由是古今之作殆將襝衽焉信哉祐父之竒於才也祐父之自序大抵傷其貧且賤而技能之微上既不能達於君相下亦不見憐於朋友雖進退不可而終無怨尤之意此聖人之有取者也故其言幽深而不窮頓

挫而不怒簡而辯曲而明其旨初若散漫而不知其有統其事初若譎詭而不知其有道首以歲君終以送瘟間以舜陵湘妃之事而祐父之意遠矣其一篇之中則又指意各自不同非深於騷者舉而喻之亦莫能曉也祐甫平生好為古文凡前世文章之大者必取而為之不拔其萃不已也予辱與祐父交蓋嘗見其削封禪書禎符而為受命書刺七發晉問而為楚對奪遠游大人賦而為羽人賦而今又見其轢九歌而為是九奏也其

筆力自視直出屈宋右不問漢唐也而或譏祐父之文非世所用夫圭璧𤥨爵不用於世久矣今闢地而得斷璧壞冢而得蠹𤥨人猶寶之不忍棄非謂其古之餘哉九奏之成也會子兄子雲之官長沙而祐甫寫其二以贈曰一以報之湘中一以置之黃陵廟世之人不吾知吾其卒知於神乎蓋其志尚如此雖然世之人觀祐甫之文而知其工者不少矣然而徒知其文之工而不知其意之有在苟能探其意而勿眩於其文以遂識其為

人則庶幾真知祐甫者哉

富修仲家集序

雒陽富橚字修仲文忠公四世孫也幼孤長子伯父樞密公季申以其恩入官好學敏銳自其少年詩語字畫則已過人遠甚士大夫遊富氏之門皆知其爲令子弟也既壯爲他文辭益贍又刻意進士舉累薦於漕臺上官一見輒器愛之爭俾任其賤奏雖其伯父亦謂其可世吾家也既更京秩試一邑貳一州得守軍壘而遽終

莫不歎而惜之其二子集其平生所為文以示予曰先君之交君其厚者願為之序引以藏於家予於是惕然而驚恤然而感曰曩予與修仲昆弟同寓於閩訪僧廬游名山把酒賦詩追逐上下今猶多見其文字獨修仲不可見矣其文實可傳焉可不為之一言雖然士之所不得自用者才也所抱者志也才之用否繫於時與命而志之所尚非文字安能發之修仲先世之勳業與才之所可用一見於天子而不獲盡於一州年纔五十則

命之奇無可言者然其事親極於孝兄弟極于友愛交朋之間樂易而無忤至其趣向所守則端正而不頗遇先達名輩每汲汲咨問其作文之法見當路貴人率告以天下之利害未嘗為其身謀則其志為可知其為文與詩則平淡簡遠不為世俗鎪鏤奇崛之態蓋皆自其家學好事者因其文集而採其志則修仲庶其不泯豈獨傳於其家而已哉淳熙丙午八月潁川韓某序

張安國詩集序

詩之作得於志之所寓而形於言者也周詩既亡屈平始為離騷荀卿宋玉又為之賦其實詩之餘也至其託物引喻憤惋激烈有風雅所未備比興所未及而皆出於楚人之詞後之學者執筆跂慕而終身不能道其一二或曰楚之地富於東南其山川之清淑草木之英秀文人才士遇而有感足以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故言語輒妙可以歌詠而流行豈特楚人之風哉亦山川之氣或使然也自唐以來詩人寖盛有得於天才之自然

者有資於學問而成之者然才之不足不能卓越宏大則失之淺近而無法學之不至不能研深雅奥則失之蹈襲而無功捨李杜而降咸有可議者矣嗚呼若吾安國之詩其幾於天才之自然者歟安國少舉進士出語已驚人未嘗習爲詩也既而取高第遂自西掖兼直北門迫于應用之文其詩雖間出猶未大肆也逮夫少憩金陵倘徉湖陰浮湘江上灘水歷衡山而望九疑泛洞庭泊荆渚其懽愉感慨莫不什于詩好事者稱歎以爲

殆不可及葢周游幾千里豈吾所謂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眞楚人之遺意哉雖然安國之詩清婉而俊逸其機杼錯綜如繭之方絲其步驟蹀躞如驥之始駕若天假之年施藻火而御和鸞其誰曰不宜惜其不幸蚤世予嘗欲為之哀詞悼其平生未果也歷陽胡使君元功集安國詩得若干篇將刻而傳之以慰其鄉閭之思又掇其歌詞以附于後屬予序引予於是收涕而懷有不忍述者嗟乎士大夫或未識安國詠其詩而歌其詞襟

韻灑落宛其如在亦足以悲其志之所寓而知其為一

世之雋傑人也乾道八年四月庚申潁川韓某序

東歸序

凡天地間物不能無動物之至大者莫如天乃動而不息地雖不好動沴氣奸之則揺山岳不能動震雷撓之則傾三辰運行百川東之雲煙雨露陰潤而火然無非動者草木之體不良于動故動以風鳥之戾天獸之走原魚之泳淵蠢然血氣之類動則生不動則死至于鬼

神之變化寒暑之去來又皆默動而不可知者人生號
物最靈其口目手足之應于外心志肝膽之役于内呼
翕語笑晝夜起居固已不勝其動又善取物之靜者從
而擾之範金陶土以爲器用斬木伐石以治宫室執戈
矛奮弓矢以助爭奪績桑麻藝黍稷以給衣食設籩豆
袞舄以行禮制匏革絲竹以合樂舉天下動而不知少
休然舍是人之有身所謂大動者焉駕輕車騁駿馬水
戴而陸負籯金而裹糧以行中國而歴異域近者數千

里遠者數十年恬不以為怪特其死生安危窮達禍福舉遇於此以是觀之蓋亦多術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夫以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是動之無益審矣然向所謂物不能無動則人雖欲安坐而孰得惟君子循理而動於其所不免者蓋將處而勿恤也予生走於四方失彼而取此背東而馳西好動而得咎者宜莫如予紹興之甲子也客於建安夏大水舉家幾為魚計足以自活明年春乃求試於禮部時予兄官於杭方

其入門而拜吾親兄弟日以相款予之意欣然若有得也旣而厄於有司與二三子朝夕自放於詩酒予之意拂然若有懐也歴時且歸而離羣羇旅之狀又嘗愀然若有所不釋也因思是數者殆可繼之一笑而皆起於予之好動又思物之動者乃其常意天下之士動而致此者非獨予也噫使動無吉則已如有之豈得以其悔吝言哉予懼其懲也作序以自怡

送梁士衡序

僕嘗病世之君子以行道為難夫道之行則固難矣惟君子不以為難則於道或庶幾焉何也彼誠有以仁之也更嬴天下之善射也伯樂天下之善御也彎弧而斃千鈞之牛執策而馳九軌之道豈所謂善射善御哉至於睨懸蝨而命中躡蟻封而不亂始可以為善矣由是言之君子之於道不就其難而行焉亦何用見其君子哉自一命而上至於王公大人皆欲行其道者也然而位愈卑則愈難士衛之尉於仁和也人以為尤難焉蓋

令命自朝廷而下部使者得以移諸府府得以移諸縣縣以屬諸尉而止爾又況行畿警邏之繁百司頒給之富搜林藪之珍以相水衡時甘新之獻以益御羞使客之餽將漕運之通塞藉以督輸扳以令役尉無一不當預急則無以應於上亟則無以紓其下是其視尉於尋常州縣者萬萬不侔也士衡以為難耶則旣受不辭矣以為無難耶則前後顧有不勝而去者故予以謂惟庶幾於道則有以任之昔李唐諸公自京兆一尉而顯者

衆矣異時職事無闗而足以致上之知設施適宜而足以徠下之譽俾後世知君子之中亦有所謂叓嬴伯樂非士衡疇足以副吾言哉

送翁子功序

朝廷往歲復孝廉之舉嘗怪遠近未有應詔又其選止於在野之士而不及在官者故郡縣得以藉口而罔敢輕議葢舉一孝謂已必有愧於孝之名舉一廉謂已必有愧於廉之名而眞孝悌廉潔者又以為玆吾道之常

惟懼其有所表見上下相疑賢不肖相嫉而頑戾貪黠者往往得志此其所以猶愧於兩漢者歟嗟乎若吾子功其可以副玆選乎子功居家孝而慈在官廉以有立以孤童侍老母游宦於四方不幸喪其兄而兄之子且幼子功外經營家事内奉其親之顔色俾不至極其兄之思下撫其幼俾如其父之存暇則講學問擇然後交其崎嶇酸辛皆人之所難而子功獨無難吾聞之良農必躬稼然後望其有秋君子必躬行然後望其有顯士

以記問剽竊希聲利而遺行義久矣子功其知所本哉子功將葬其兄於秣陵因家焉予感其事而惜其遠也故以序贈

送沈明遠序

部使者之職所以廉察一道翕張其財賦疏理其獄訟而舉刺其官吏厥任甚重朝廷為之設屬焉將以佐其長治其部俾悉應夫使者之職而已十數年來使者之屬漫不之選非出恩家則倖門文書總總愦不悉為何

許事間以㳟乳臭子則輕脫自肆甚者假使者之權以把握州縣鬬怒其長開闔其黜陟黷貨而濟其私故賢士大夫率詆而議之天子方新政事當位者不敢蹈其故常今年春吾明遠始用為江西轉運之屬賢士大夫則又曰以明遠之學且甚文與其才之可用也豈特一部使者之屬哉乃自師儒而遷豈丞相以猶子之嫌故推而遠之也雖然使明遠不以丞相之故少寘於承明著作之地其誰曰不宜然而特以是屈焉吾是以賀使

者之屬得人將自玆始也大官厚禄固非君子之慕也非君子亦不能有也自麓而躋於巔自涯而涉其流其必有漸乎哉若是則明遠之所蓄與士之所期信不可以遲速計也既相與言因為之序以送之且歌以繫之歌曰鼓桂栧兮汎蘭舟乘春風兮放中流雨漫漫兮雲油油江之南兮千里山有廬阜兮津有彭蠡其藪筍蒲兮其鱠魴鯉其茶孔甘兮其酎則旨奉親之壽兮可以至喜玉策兮金繩漆書埃墁兮斯文未登桂宮兮宣室

干雲委路兮工師未卽嗟搖落兮春菲被功名兮各自有時時倐往兮易失期子於高墉兮庶以永日

送李秀實序

紹興之二十一年秋七月吾友李秀實將主簿於餘杭秀實所居之邑賢士大夫相與言曰餘杭小邑也士之通經力學問而能成名以自立其家者近推吾秀實之昆弟焉故吾之徒歲時相與嬉遊閒暇相與往來詩章文字相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相與讙呼而諧謔亦

惟吾秀實昆弟之間為然今其皆仕矣行有日矣吾之徒歲時孰與嬉遊閒暇孰與往來詩章文字孰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孰與讙呼而諧謔以吾之私固願其留也然而人之愛其人亦將使其功名彰於時而才業見於用斂抑幸其終老里閭而未嘗相捨也秀實之仕也其將有遇焉者矣則又言曰主簿卑官也以秀實之所有與今瀛州藏室之選角逐於時未知其孰為後先而乃使之僕僕於令丞之末與小吏課朱墨書升尺斂

板廡下以望上官之顔色資廩粟以養其親則功名其果有期其才業果不至於掩抑歟其遂言曰夫金玉天下之至貴也金之孕於山也塊然無以異於土也治之則見焉治之屢者則其質愈精使世不用金則已如用焉飾美澤之車模甲攵之鼎吾知必於是乎取之矣玉之孕於山也塊然無以異於石也攻之則見焉攻之至者則其文益著使世不用玉則已如用焉會期之圭璧宗廟之罍斝吾知必於是乎取之矣惟君子之於道也

亦然退然無以異於衆人也試諸事則辨焉其所試者多則其道益廣使世不用君子則已如用焉宰天下運四海皆君子之事也然君子之在下位雖治一官與宰天下不殊舉一職與運四海不殊賤其官而弗為易其職而無所事非君子然也自天子駐蹕於吳視其郡如京視其附邑如畿餘杭蓋畿也畿之郊其刺舉之任非能不居畿之内其尹之任非通官大人不處而况朝廷耳目之近而接焉以秀實之賢猶懼其或不遇則下焉

者其何望哉雖然秀實無以其官之微而賤之無以其職之下而易之循吾道而俟焉其將有遇焉者矣予久與秀實遊固知其不樂於為彼而樂於為此也念無以紓别者之意因摭是以為贈

送李平叔序

今之士咸恥於任州縣之職夫州縣非所恥也其與民甚近且親苟盡心焉天下之利病與夫人情之真偽無不若脫諸掌故昔之語治道者曰凡官不歴州縣不擬

臺省蓋慮其不知務也嘗以是觀之世之所謂名公卿
其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為者未有不
自歷州縣也而今之士恥焉何哉督責有加而慰藉不
逮故以進士選者率利於主庠序以門廕選者率利於
游幕府蓋上官茍得以援其下必先二者焉不第其勞
佚也不差其賢不肖也由是勞而賢有不遇之歎不肖
而佚有幸而賞金吏部之籍其舉任多而得會課以更
美秩者莫不仕於庠序幕府然也其舉任少而積其考

於不用者莫不仕於州縣然也間異於此十不一二矣趨競之風日益長上日益厭苦其下嗚呼為之計者將寘而不問歟則吾有以使之也將廢而不舉歟則是三者固有典常矣莫若俾其必試於州縣然後用焉則士亦知少變哉友人李平叔其文煜然以華其行粹然以温自其少時鄉之子弟已相率而師事之至其仕也乃連屈於州縣夫以平叔之才上既未得見用於臺省下猶足以主庠序之教而周流若此由前之說平叔固無

不可為者也由後之說則平叔已試於彼又宜為者也吾是以知平叔之不遇殆將大其藴而後發異時所謂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為者庶幾見於平叔哉平叔去為桐廬之邑貳其地多大山江出其下土風雖陋而山川秀發千載而上有隱君子焉薄三公而不為羞萬乘而不見國家因是以名其州平叔能以暇日過其故處周覽其山川而想望其風采回視向之趨競之徒亦可以一笑而增自愛矣

送鄧德章序

仕將為道耶學焉而行之固為道也亦為利耶不耕績焉而資於上非利而何故雖孔子其歷聘諸侯者思以行其道也有公養之就焉亦以食其利也而記亦曰大言入則受大利小言入則受小利夫利與道不啻水火而聖人之所不廢者蓋亦權其輕重而已也一於道焉則是貧者必擇禄而後養也一於利焉則是跖之粟有不必辭也是故居上位而道不行萬鍾弗顧也居下位

而道無詘雖升釜弗恥也今之仕者何哉挾策而詠詩書執筆而習文詞旣已利之矣幸而得焉汲汲然惟懼其不富且貴則其於利豈有已乎且上以是求旃吾以是應旃苟舍是而由他術則愈下矣向之利之者誠不得已也而今之利之者其亦不得已哉然則古之所謂仕者常概諸道今之所謂仕者常怵於利也嗟乎今之人其無意於古乎幾何不指此以為迂且闊也晉陵鄒德章有意於古者也始予見德章於吳中則從有司之

試也後再見焉則德章已有列於仕矣予與德章復皆寓於龜溪五日不問寒溫則僕從以請十日不相往來則兩家婢子有嗟異之色蓋未嘗不相從也旣再歲德章之仕有期而具舟將行矣而予之羇栖益甚德章不以夸於予而以責於予曰子無以語我乎雖然德章自少力學年適四十而始齒一命亦可謂勤矣同年之交遊甫從事於州縣而德章暫得尉朝廷易之以主廬府之學則亦不可謂不有合也今天下之吏參倍於其缺

貧者數米而待不下三四年而德章故秋拜官今秋就道抑又一快意事也是三者皆無足為德章道予嘗聞其鄉人言德章道鄉先生之猶子也自道鄉起家鄒氏之子弟不登進士科者六十餘年矣而得吾德章容貌昂然長身鬒鬚眉皆有似於道鄉又道鄉之始仕也實掌教於淮南今德章之於廬亦淮南之地也故其風烈庶幾繼之然道鄉之名滿天下正諫而不顧其身竄逐而不忘其君彼真以道自任者德章其復他求哉職之

所當為義之所可行毋徇於世俗而俾吾之道有立焉則亦足以繼之矣非必踐於其位法於其言然後以為繼也若夫異日之富且貴此今之仕者所宜動心也如志於古也其患無之乎德章遂以予言為然信以契其鄉人之望也

送富修仲序

某嘗讀史自漢而下其稱循吏者縣令實居其半又嘗觀國朝諸公銘傳其賢德勲烈號為名臣而身試為縣

者十亦不下七八私竊獨怪離亂以來士大夫其視爲縣望望然不啻如蹈水火其不得已而居之則甚於墮陷穽觸網罟引領求捄之不暇幸而至於終更則又如棄蟣蝨之衣弛千鈞之負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爲能夫距漢則遠矣豈國朝之事相去纔數十年而士風如是之不同哉及某濫爲縣於此然後始悟其由蓋古之所謂循吏不過潔廉以爲資樂易以爲政平其獄訟而拊其煢嫠以字其民而已租賦之外未嘗語財也今於

是數者一切不問其所先務惟治財為然而條目甚繁朝會甚亟多出於租賦之外一物有鈌令則以不任職去煩言或生亦以擅興獲罪故為令之官者莫難於令朝廷謂其難也立法以驅之俾凡自選而更其秩者必為縣而後用夫謂其難者善矣而不究其所以為難豈亦議者未之思歟雒陽富修仲嘗為縣者也而復為貳於烏程以他人視之宜有不得用之歎修仲乃愉然奉其親以往是亦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為能耶蓋修仲

之為縣其於潔廉樂易平獄訟而𢹂䝉䕶信有餘也而於世俗之所先務者常有不忍之意與予同病今修仲久已釋千鈞之負矣而予方引領於陷穽故其行也姑誦此以為牘然烏程距天子都會不二百里在今畿甸以修仲之敏於學而贍於文濟以循吏之政其將用於時無疑矣使修仲而得用庶幾可以究為縣之難以復於上而革之則異時書於信史亦足以繼諸公名臣之後也

送蔡迨肩吾序

市之肆百貨攸萃也有鼎焉其文炳然龍也其識蔚然籀也其重且千鈞好事者過之歎曰鼎之類不一矣抑鑄於荆山者歟淪於泗水者歟出於脽上者歟寶於壽夢而藏於甲父者歟是何置而不取也將舉焉臏幾絶而力不勝斮告於上而亦不果取也他日問焉售於野人矣則又歎曰器其不遇哉以爾其膏雉乎以爾其解黿乎其漸進於公乎亦遂否於兒女也夫易六十四卦

取象莫若鼎足竒而不峙所以正而奠也耳偶而上出所以貫而舉也腹在中而實焉所以濟水火也非金與玉不可以為鉉上帝以之享聖賢以之養日之筴以之推神姦魑魅以之懼而遠令野人負之而趨獨何歟是不然好事者力不勝也合衆多之力斯可取矣上之人未之信焉合衆多之言斯可憑矣奈之何臂莫之交而齒牙莫之助也其棄於野也又何疑陽翟蔡肩吾之求仕於朝也有以異於鼎之在肆者幾希蓋肩吾名世之

後也其行峻以方其學邃以博其文詞議論視古為無愧吾意其器於清廟可期矣然而吾臏幾絶焉吾言之發而未之或繼也肩吾去為郴之桂陽令是猶見售於野人歟肩吾不顧而笑曰曩者吾之仕也貧故也有地百里足以行吾之志有禄釜鍾足以惠吾之家雖遠且陋而無所待焉豈必待於西江之水哉怡然無不滿之色見於面吾是以知肩吾所樂者深而所守者固不以遇不遇為遲速也使朝廷不用士則已有用焉其恐以

數千里爲遠巖邑爲陋而遺之乎於其行也不能無慨然者書是説以申之

送連必達序

論州縣之職下主簿尉一等則無士之頡頏而尚氣者或不屑爲之然公卿之貴間亦由此而漸進譬之升階焉躐其級而躋其顛必至於堂奥而後止官雖卑其與民甚邇故尉之職日邏於鄉月周於境邑犬一吠則援枹而從之凡里閭銖兩之姦影捕足躡志於必獲死者

在道路則為反覆驗視惟恐民之無告也主簿之職總邑之冗籍凡民賦之上於官者雖錢以釐計米以撮計必躬印其券執朱墨以與小吏校惟恐民之蒙擾也簿之職稍安而尉之職稍勞然簿雖安閒奉檄以走他郡官冷僕隷呵叱不前所至公宇蕭然如傳舍蓋天下則同而尉之將送警護法不出百里之内設部曲張旗幟聲金鼓以怖遠近行色有光焉一旦𢧐寇有加則受賞而遷更爵而去故吏之好閒而無能者往往幸為簿喜

功而望進者往往幸為尉二職均賤而猶有美惡焉予
世之無能者也貧不能養方為簿於劒川而延平連君
必達適為之尉君之言曰吾豈惡閒者哉是特偶然爾
進退吾有命功名不可以妄求也由是必達之在尉安
靜而不撓間獲盜當賞則推而與其下曰吾躬不能捕
也安可誣人而冐法且殺彼以榮我亦不忍問邑之士
大夫必曰必達蓋賢也問邑之民必曰尉君於我有惠
愛故予雖不獲久與君遊而悉其為人雖然必達通經

力學自少有聞於鄉從天子得科第試吏於此而稱於民稱於士大夫其於當世之富貴宜乎將由此而遂進矣信乎其若階而升者矣而予何足以自見因其行也姑道其所以然者

送龐祐甫序

龐子將歸矣而告于韓子曰子盍為我言乎吾窮於世久矣意天下之窮者莫我若也而吾有幸焉夫世之人類多蠢蠢然也今吾之生而口能道言辭手能作字畫

知古今別治亂識士之賢不肖而親疎之茲非幸歟然而齒滋衆而食益貧年加長而仕不進故吾之志率寓於吾文而吾之為文也亦庶幾於古而已酒酣而歌上徹雲漢放意而行不知所之世雖不吾求而吾亦未甞即之也雖然用舍君子之事也人之生也有涯其將若是而已乎抑亦不若是也子以為如何韓子曰子窮於世而不即者也吾甞即之焉仕者人之甚慕也吾為吏者十年矣而無知焉名者人之甚趨也吾從事於有司

者三返矣而無獲焉吾聞之山之窮者益高水之窮者益清人之窮也其行益峻故吾方將效子之為以自慰是何子言之悲也凡人之生也心志不通耳目蒙昧若是者名為天窮衣食不足于身爵禄不副其材若是者名為人窮天窮者不得於天人窮者不必用於人令人之所謂不用者無過於失夫富貴之期也王公大人身存而名滅山林之士已死而言立者亦衆矣名滅者天絶之言立者人不得而絶之其為用也不亦遠乎今吾

與子也其皆窮於人者歟茍其不用於彼猶有用於此也而子何患焉於是相與抵掌而笑擊缶而歌曰山木兮依依澗草兮萋萋猿禽咿嚘兮虎豹往來耕田兮何所山有蘷兮不我肯處江海倒流兮頽波湯湯予舟既具兮何病沾裳遵其塗兮遇潦則止我車無傷兮從子萬里

送沈信臣序

馬出渥洼蓋千里也日乎澤風乎野自他人視之與凡

馬無異也善相者遇焉知其為千里也羈而致之納於上閑其馳騁步驟未嘗攻而調焉而足以備法駕之容合和鑾之節然後知其與凡馬異何則馬之質固良非善相者無以識之非羈而致之無以得之也士之厄於窮事亦類此踽踽而趨吶吶而言與衆人無異也舉天下之大其善相誰歟周行之位未嘗不虛文章諫諍之任未嘗不闕羈而致之復幾何人也故不仕者既窮於時而已仕者亦窮於仕今吾信臣非窮於時者也然抉

其技以自獻於有司屢上而屢卻以其才與其文之美僅得為部使者之佐而無施焉幸而寘於蘭臺東觀之中金門玉堂之上其筆力論議當不在衆賢下今將造於朝以求仕也吾聞朝多君子上而公卿之尊次而侍從之良必有善相天下之士者矣其羈而致之亦可期矣然猶慮之過也因借喻以言之

送尹少稷序

予嘗觀戰國之時重士士之見其君至有立談而為卿

相不則厚幣加禮而不敢屈焉蓋楚不用則之晉齊不用則之燕皆以士為貧富而士亦自恃其才力辯說以為舉世之大將不可一日而無我也及夫天下既一士之獲見於君率以為難設科置目雖有長材異行非自賈者蓋有不得選焉何也貴賤之勢殊而取舍之時異也士固輕矣必有人焉自好而特立逈其重者於已移其輕者與人俾在上者不得以其名利爵禄而要之此視其道之何如爾今年秋友人尹少稷召而至於京方

少稷之未來也公卿交薦之部使者顯言之以為宜在
本朝者也及其來也侍從之賢則就見之百執事之良
爭識之退而咸曰少稷之論信可聽其才信可庸也御
史聞之揚於廷曰尹某之直諒也其可儲之以備臺諫
之選矣翰林西掖諸公又有誦其詩於衆者曰少稷之
文蓋如此也已而陛獻其言天子以語大臣是蓋東州
佳士何以處之無幾何少稷得用為樞密院編修官少
稷既拜命退而言歸語其所厚者曰吾不選于吏者三

十年矣吾才無取也有田在懷玉之下可耕而食也與其詠吾志而狥時孰若安於命以全我也少稷既去不知者色然異之曰編摩士之高選蓋有欲而不得者也且其次僅旬日少稷不屑何哉其知者亦悵然望之曰甚矣吾道之難行也得一人于此焉可喜失一人于此焉可惋少稷不少忍吾黨之士孤矣嗚呼以少稷之賢公卿挽于前部使者推于後從官御史詞臣百執事之良左右而掖之天子動色稱善自一命之微有列于右

府士之得此足以為其身榮而少稷如逃負避喧躁蹼焉行而不止真明於去就者哉然予聞之自金主之死大河南北之民望旌旗而思宋漢中之兵雖張而兩淮之備未飭以戰則無功以和則受辱此君相之謀蚤夜而不釋者也朝廷不用士則已如用也果無以還吾少稷哉少稷異時肯而復來尚足以慰夫吾黨之士也

送陸務觀序

凡世俗所慕於爵禄富貴者必有賢人君子所甞居之

官相與誦嘆以為美談而不釋言郡守指黄霸言縣令指卓茂言别駕指龐統夫霸與茂之云者以其為丞相為太傅於向之所為爵禄富貴誠有之也而統則疑焉且統自以興風俗長道業論帝王之策為已任其視諸葛孔明實伯仲間人而當時遂謂一别駕可展其驥足何哉夫蜀巖國也其壤地褊蹙無以容天下之士其官列弗備無以盡天下之材彼治中别駕幾盛世六卿矣後徒以其人而慕焉殆亦可悲也已國家之制自卿相

至一命幾級自臺閣至州縣幾階自王畿至於窮荒絕徼幾萬里也朝與一官夕畀一職曾未足傷朝廷之大旦而引之東隅暮而寘諸西陲亦無害幅員之廣也吾友陸務觀之移倅豫章也則又有疑焉然豫章大府也為連帥之貳以兼制兵民之重此固周瑜魯肅所望於統而不可得者而吾務觀得之抑又何疑蓋務觀之於丹揚則既為貳矣邇而還之遠輔郡而易之藩方其官稱小大無改於舊則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風濤之險

病妻弱子左饘右藥不異於醝䑛之商揭囊而賈嬴造物其安取此也夫以務觀之才與其文章議論頡頏於論思侍從之選必有知其先後者既未獲逞下得一郡而施亦庶幾焉豈士之進退必有時哉聖天子在上二三賢雋在列不謂之時不可也然務觀舟敗幾溺而書來詫曰平生未行江也葭葦之蒼茫鳧鴈之出沒風月之清絶山水之曠畸昔嘗寓於詩而未盡其髣髴者今幸遭之必毋為我戚戚也蓋其志尚不凡如此吾猶

為之戚戚而言亦不知務觀者耶

潘顯甫字序

潘叔度之仲子名自晦而叔度字之曰顯甫取程氏謙傳自晦而德益光顯之義也甚矣叔度之善教其子如此夫故所謂晦者非昧然不白之意也內有甚明外有所不可見者焉其猶水乎且水之積也愈深則其發也愈厚人望其黯然而幽者為晦矣酌焉而視之激焉而揚之其明始不可掩焉君子之用晦亦然詩不云乎衣

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易不云乎蒙以養正聖功也顯甫方進於學也宜以是思之淳熙乙巳四月旣望潁川韓某序